

我們先將經文念一段對對地方：

【阿難言。我今於此重閣講堂。遠泊恆河。上觀日月。舉手所指。縱目所觀。指皆是物。無是見者。世尊。如佛所說。況我有漏初學聲聞。乃至菩薩。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。離一切物別有自性。佛言。如是如是。】

這個經文的意思一層比一層深，我們讀這一節之前，必須要記住前面阿難與世尊問答的這些話。這一大段科題是「顯見不分」，阿難的疑惑是見與物相混雜，所以佛才教給他辨別的方法。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們要問一問，為什麼阿難會有這樣的疑問？這種疑問不但在佛法上，縱然在今天科學裡面，這個問題還是存在。現在科學裡面有個問題，就是精神與物質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界限？譬如，動物及植物的界限能不能劃得很清楚？植物與礦物的界限有沒有辦法劃得清楚？確實是個大問題。阿難此處的問題，就是見精與物相。物相在我們今天看就是植物與動物，相分；見精就是精神的這一部分，一個是講心、一個是講物，實在講很不容易劃清楚。你要是問為什麼不容易劃清楚？在佛法裡面講很簡單，因為性與相是同一個根源的。我們眼前所能夠感覺到的精神的世界是阿賴耶的見分，物質的世界是阿賴耶的相分，這兩分都是從無明業相裡面轉變出來。諸位稍稍要是懂一點唯識的道理，就曉得佛法將這個問題解釋得很透徹，這是一切眾生凡是觀察到這個現象一定會起疑惑的。

世尊給阿難的解釋說得頭頭是道，我們聽了千萬不可執著，為什麼？執著就是病，執著就是迷。聽了佛的開示，不執著、不分別，這才是悟，悟才能得其真相，迷總是偏在一邊，這個也就是講大

乘或者一乘佛法裡面困難的地方。在本經我們看阿難尊者，阿難的確是相當聰明，我們看到他的聰明程度、他的智慧，確實是比我們高很多。他為什麼不開悟？就是佛法裡常講的隨語生解，佛一說，他馬上隨著這個言語就起解，就起分別、就生妄想，這是阿難所以不能開悟的地方，這個我們通常講的死在言下。像這些地方我們都應當要學習，學個什麼？學個不隨語生解。不隨語生解這個境界就高，那是回什麼事情？就是楞嚴會上觀世音菩薩「反聞聞自性」，所謂反聞聞自性就是不隨語生解，所以能夠得到真相，「性成無上道」這是得到真相。在「二十五圓通」當中，實在觀世音菩薩提供我們最好的修行範例，我們應當細心的去體會。這一段之前，世尊因阿難不能辨別見分與相分，所以就教他在物相裡面去分析，把精明淨妙見元分析出來，如同物相一樣，清清楚楚指給我們看看。諸位要曉得，物相裡頭有沒有見？當然有見，如果沒有見，我們怎麼會見到物相？雖然有見，可是你又分析不出來，這裡面有兩番的辯論，這是第一番。

阿難就說，『我今於此重閣講堂』，這是精舍，佛講經的講堂，這是講近處，『遠泊恆河』，講堂是說近，恆河是說遠，遠近一對。『上觀日月』，日月是從高處，『舉手所指，縱目所觀，指皆是物，無是見者』，遠近上下仔細去觀察，全是物相，沒有見精。這個時候阿難就講，『世尊，如佛所說』，正如佛說，菩薩都做不到，何況阿難尊者示現的身分是『有漏初學聲聞』，就是須陀洹的地位。菩薩都辦不到，須陀洹他能辦到嗎？『乃至菩薩，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，離一切物別有自性』，這個自性是講自體。下面佛允許他的話，就是同意他的話，對，『如是如是』，一點都不錯。我們再把底下一段經文念掉，跟諸位再討論這問題。

【佛復告阿難。】

再叫著阿難說。

【如汝所言。】

像你前面所講的話。

【無有見精離一切物別有自性。則汝所指。是物之中。無是見者。】

這是就阿難前面一番觀察上說的。你已經認定萬象當中沒有見精，佛就隨他這個認定，為什麼？這個認定還不見得是真實的，所以在反面還要來試探試探，看他的認定究竟是否正確。所以再從反面問他：

【今復告汝。汝與如來坐祇陀林。更觀林苑。乃至日月。種種象殊。】

『象』是物相，『殊』是差殊，不一樣。

【必無見精受汝所指。】

這一句是問話，意思是說，佛再告訴阿難，你與如來現在一同坐在祇陀林，就是祇樹給孤獨園，不妨再仔細觀察，眼前的林園乃至日月山河，這些種種千差萬別的物相，如果說這裡面必然沒有見精明元，意思是說這裡面果真沒有見精接受阿難所指，那麼一切物相之中確實沒有我們自己的見精。

【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。】

這句話很重要，你再向萬象之中一一的去分析發明，認定這個裡面確實沒有自己的見精。

【阿難言。我實遍見此祇陀林。不知是中何者非見。】

這樣一觀察，又覺得自己的見性遍滿虛空萬象，無處而不在。下面就說得好：

【何以故。若樹非見。云何見樹。】

這確實。

【若樹即見。復云何樹。】

如果樹就是我的見性，為什麼叫做樹？

【如是乃至若空非見。云何見空。若空即見。復云何空。】

這個意思不必多說，可以類推。底下是總結：

【我又思惟。是萬象中。微細發明無非見者。】

這樣再一觀察，好像一切萬象當中無非就是是，都是我的見性，沒有不是見性。佛也跟他承認。

【佛言。如是如是。】

這就是顯示無是、無非是的道理，明白無是、無非是，才能夠真正見到天地同根、萬物一體，這裡面哪有是、哪有非？後面這一段，佛同意他，無有一物不是自己的見性，可以證實見性遍一切處。因此說是、說非都是過失，為什麼？有是、有非一定是對立的，才有是有非。如果是一體，諸位想想，哪裡來的是非？見與相是一體。諸位要記住，經裡面說得很清楚，唯識裡頭告訴我們萬法唯識，識是能變，萬法是所變，能變與所變是一不是二，既然是一不是二，這裡面如何去分是與非是？由此可知，眾生無量無邊錯誤的觀念、矛盾的思想，都是不明瞭這個根源而生起來，如果曉得這個事實的真相，一切疑問都沒有了。

經裡面雖然說得相當清楚，古德唯恐初學不能一下體會這個道理，所以舉比喻說。像賢首大師「金獅子章」裡面所講，那就是從比喻說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。我們拿這個比喻來解釋這一段經文，諸位就更容易懂，譬如金器、器皿，我們到銀樓去參觀，這個金器做了許多的花樣，千萬種的樣式，美不勝收。我們在這裡把金比作見精，把器比作物相，我們要是在這裡面去找，譬如這些首飾、手鐲、耳環之類，我們看到許許多多，說了這些名字，我們問金在哪裡？在這許多的器皿當中我們去看金，你要是只看到那些，

這是耳環、那是耳墜、這是手鐲，沒有看到金，沒有看到黃金，著相不見性。我單單要金，你拿個手鐲來，我不要手鐲，我要黃金，是前面第一個比喻的意思。第二個比喻裡頭觀察，原來器器皆金，離了器找黃金找不到，離了金找器也找不到，原來金就是器、器就是金。由此可知，離了物相找見精找不到。

給諸位說，見精明元不會獨立存在的，你說我什麼都不見，你一張眼睛，那你總看到虛空，虛空還是境界，還是物相的一種，這個關係就跟金與器的關係是一樣。性在什麼地方？性就在相中，性與相是不二的，性就是相、相就是性。因為我們不能夠契入實相境界的真實狀況，所以在裡面起虛妄的分別執著，這是自己迷失。這一段的開示，對於我們修學用功關係很大，我們參禪不能見性，我們念佛不能得一心，可以說都有這些障礙在。假如我們真正曉得，性相是圓融、物我是一體，見性一心就很容易成就。我也提醒過諸位，學佛尤其是大乘佛法，一定要以一心做基礎，不管你學的是哪一宗、哪一派、哪一個法門，所謂是八萬四千法門，不論你學哪個法門，根本是一心，沒有一心不能契入。佛學稱之為內學，一心是內，不知道這個原理，我們的功夫就沒有著力處。有了基礎，一定要善友的幫助才能成就，成就要靠善友。誰是善友？除自己之外皆是善友，要懂這個道理。正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，你看《華嚴經》裡面修行人，只有一個，善財童子，學人是孤家寡人一個，除他之外，依正莊嚴無非善知識。

我們天天講修行，天天希望成就，假如我們對於這些根本的原理原則都不曉得，人家說我們盲修瞎練，我們還一肚子不高興。說你盲修瞎練你一肚子不高興，那就證明你確實是盲修瞎練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沒有到一心，你心為境轉。說你盲修瞎練，你如如不動，你才有點功夫；心在境界裡動，不行。佛說一切經無非就說明這些

道理，道理懂得，我們在境界裡頭要練習，練什麼？練不動心。所以境界無非善友，在境界裡頭學個如如不動，了了分明那是智慧，般若智照。如如不動是功夫，心地清淨一塵不染，像六祖大師所說的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心性本來就是光明清淨，雖然我們今天在凡夫地並沒有染污，說染污那叫說名染污，並不是真正染污。所謂染污是什麼？就是迷，迷而不覺說之為染，並不是真的染污。我們衣服要是染髒了，還要去花一點時間把它洗乾淨；心染污，你是一覺就了了，不必要費功夫。問題就在你能不能覺悟，能不能把這個道理豁然貫通。譬如前面我們念的這兩段經文，如果諸位豁然貫通，我問問你，你的身心是什麼樣子？若見性有別於萬物，見性是自己，那萬物不是自己是誰？告訴你法身不生不滅，報身、應化身也不生不滅，你信不信？這兩段經文你要是真懂、相信了，你就相信我們現在應化身也是不生不滅的。

諸位千萬不要誤會，說到應化身就是自己這一身，那錯了，山河大地、一切身都是自己一身，沒有生滅。《楞嚴》裡面說得好，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。這些話只許意會，不能分別，更不能執著，才能夠得到受用。我們凡夫就是迷久了，積非為是，積非就是我們講的常識、我們的習慣，在我們常識裡面總是有個是、有個非。前面講的兩段總有個是、有個不是，怎麼無是又無不是？諸位要曉得，有個是、有個不是這是二。我們在《六祖壇經》裡面說得很清楚，你看六祖所說的，佛法是不二法門，二不是佛法，一個是、一個非是二，不是佛法。有我、有你是二，不是佛法，這愈講愈玄，好了，無我也無你，真相確實如此。你那個身上沒有我的見精，我怎麼會看到你？如果你就是我的見精，為什麼又叫你？這個話你套著慢慢反覆去揣摩，你才能明瞭這裡頭的味道。然後才能夠證實，無是、無非是才是實相，有是、有非

不是實相。這裡面漸漸就入不二法門的境界，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不思議解脫境界，到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了。再請看底下經文：

【於是大眾非無學者。聞佛此言茫然不知是義終始。一時惶悚失其所守。】

這段文是說明當時在會的大眾『非無學者』，就是還居在學地，無學是畢業了，「非無學者」就是正在修學的、學習期間當中的這些學生。他們的程度還淺，聽了佛前面所說的話，心裡面慌了，沒有主宰。這是雖然把話聽清楚了，意思沒有會通，才有這個現象。『不知是義終始』，「是義」就是佛叫阿難尊者就萬象當中破除見精，阿難做不到；又叫阿難就在萬象當中指出哪些沒有見精，阿難又辦不到。說有，分析不出來；沒有，也不能夠證實出來說哪個沒有。這就是無是見、無非見二義，是義就是指這個。佛對於無是見、無非見，都同意、都印可，這時大家茫然。如果佛說這個對、那個不對，大家聽了都沒有問題；兩個都對，反而叫初學的不知道究竟哪一個對。這究竟哪一個對就是眾生的執著，不執著的都對，諸位要記住這句話，不執著的都對，執著的都錯了，這裡面有很高的智慧。如果一切都不執著，我們眼前的境界是佛的境界；因為我們起了執著，所以才有十法界，才有四聖六凡，才有三善道、三惡道。一切都不執著，法界只有一真。是不是真的有一真？連一真也沒有。為什麼？一真是對十法界講，既沒有十法界哪有一真法界？可見得一真是不得已而說，相對建立。講到實際理地，那就是禪宗講的話，把嘴巴掛在牆壁上，所謂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，開不得口，說一真也錯，哪來的一真？這一節經文的深度，由此我們能夠揣摩到一些，諸位能夠稍稍會通幾分，都有很大的受用。真能會通幾分，我們在日用平常當中，那個分別心、執著心、是非人我心就會淡一些，這就是功夫，就是好境界。這些心要天天增長，給諸

位說，絕不是個好事情。

見到阿彌陀佛，諸位要記住，你生的是凡聖同居土，實報莊嚴土沒分。什麼時候到實報莊嚴土？到不二法門的時候才入實報莊嚴土。由此可知，我們現在如果能捨分別、捨執著，現在就是不二法門，我們念佛求往生，一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是實報莊嚴土上品上生，你要曉得省多少事！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按部就班，從凡聖土到方便土、再到實報土，這個時間要好長好長。在我們這個地方可以惡補，可以把時間縮短；換句話說，你明白這個道理之後，一切事無是無非。曉得這個理，觀察到一切萬事萬物沒有一定的，也沒有一定的非，無是、無非是，學的什麼？樣樣不執著，在境界裡面學著事事不動心。這是智慧，雖然不是佛知佛見，這是接近佛知佛見。行門裡面一定要慈悲一切、恭敬一切、利益一切，雖然這樣做法，絕不著相。為什麼？知道無是、無非是。天天修福，修的是三輪體空，這叫稱性的福報，福慧雙修，要這樣修法，一定要腳踏實地認真的去做。

在大乘菩薩法裡面，大乘菩薩是以孝順心為基礎，孝順是戒；換句話說，大乘菩薩無論見什麼人，都是用孝順心。孝是什麼？是一體。何謂孝心？孝心是一不是二，這就是孝心。你看孝那個字，在中國造字是有學問，上面是老，下面是個子，這是兩代，兩代合在一起是一，當中沒有界限、沒有代溝，代溝是外國人才有，中國人沒有，所以孝心是一體之心。順心就是普賢十大願王教給我們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順，這是孝順心。如何能與眾生做冤家、做對頭，欺枉一切眾生呢？那是違背法性、違背真心，佛經裡面叫顛倒行事。顛倒行事尚且不可，顛倒學佛還能成就嗎？

「是義終始」，義是講義理，終始，凡是義理淺的，從始就可以能見到終，由終不昧始，這是講義理比較淺的，一下就能看透；



道理太深，一下看不透，不是淺學之人所能夠測度的，這是不知其終，亦不知其始，所以說『一時惶悚失其所守』。《楞嚴》文章也確實好，把當時在會大眾這些狀況，可以說都描寫得非常淋漓盡致，我們也能看到當時在會這些大眾的表情。實在說，如來把深義的終始是顯示出來了，說真的，「本是妙明」，在《楞嚴》前面我們讀到，「妄為色空及與聞見」，第一卷我們念過的，如果用唯識來講，更容易明瞭。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這是從真起了妄；無明不覺生三細，這就是「妄為色空及與聞見」。見聞覺知是三細相裡面的轉相，色空是三細相裡面的境界相，這是什麼？這就是這個道理的開始，是義之始。佛在前面說過「此見及緣」，見是講見性，就是見分；緣是講萬緣，是講相分，見相兩分。「元是菩提妙淨明體」，元是它的本元，它本來就是真如本性清淨之體，是義之終。

我們也是在初學的地位上，可是我們有幸，為什麼？讀到《楞嚴經》，這麼深的道理，給諸位說，這是說宇宙人生的開始以及歸宿，在今天一般在宗教上講，在哲學、科學裡面講是最大的問題。你看看世界上這些宗教家，這些哲學家、科學家，哪一個人能把這個開始跟終末的真相說清楚？沒有一個說得清楚，沒有一個說的能叫我們心服口服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宗教家說不出來，找不到這個終始，怎麼說？上帝造的，上帝造的就是開始。那我們再問，上帝是誰造的？這問題又來了。佛法裡面說得這麼清楚，佛法的好處，並不是佛給我們說說，你聽懂了，聽懂就算了，不是如此，是要我們自己證實這個境界。證明什麼？證明整個大宇宙原來就是自己，盡虛空遍法界原來是自己的化身。化身是有跡相，法身是理體，沒有變之前那叫法身，變了以後的那就是化身。經上講的千百億化身，還算多嗎？不算多，無量無邊的化身。得到這個真相，心就定、心就清淨，什麼境界也不會動心；雖不動心，什麼境界都明瞭

，決定不迷惑，這是我們一般叫佛知佛見，這個時候的行為都叫做普賢行。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普賢行，用今天這個經義，跟諸位說，無是無非是，是普賢行，這是平等行、是清淨行，是真正的慈悲心。再看底下一段經文：

【如來知其魂慮變懼。心生憐愍。安慰阿難及諸大眾。】

佛看到這些初學之人心裡有驚疑不定這種態度，生起憐愍之心來安慰他們。那些已經證得無漏的，當然他們懂得，那些就不必說了。這個安慰是必要的，佛就說：

【諸善男子。無上法王是真實語。如所如說不誑不妄。非末伽黎四種不死矯亂論議。汝諦思惟。無忝哀慕。】

佛這幾句話真正是苦口婆心勸勉我們大眾，開頭幾句話跟《金剛經》上講的五語意思是一樣，令我們生起清淨的信心。『無上法王』，是佛於法自在的一種稱號，意思是說佛的言語句句是真實。

『如所如說』，「如」就是實際上境界是什麼樣，佛就是這樣說法，絕沒有添一點或者是漏掉一點，沒有，不增不減，這才叫「如說」，這是真實語。『不誑不妄』，「誑」是帶著誇張，沒有這個意思，「妄」是不實在。正是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，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」，是一樣的意思。

『非末伽黎』，「末伽黎」是指印度當時的外道，也就是我們前面所念到的迦旃毗羅之徒，他們有些似是而非的見解、議論。說有『四種不死矯亂論議』，它這個四種全是模稜兩可，四種所謂是亦變亦恆，恆是不變的，就是又變又不變；亦生亦滅、亦有亦無、亦增亦減，這些論議都沒有見到諸法實相。在諸法實相裡面佛給我們講，「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、不增不減、不常不斷」，《中觀論》裡面八不中觀就從這裡建立，中觀也是當時破外道的。所以佛所見到的是真實的。我們眼前的境界為什麼變成這麼混亂？諸位要曉

得，不是境界亂而是我們心亂。正像六祖大師在風幡堂裡面觀風幡一樣，「不是幡動，不是風動，仁者心動」。我們現在天下亂了沒有？亂，亂得不得了。是天下亂了嗎？是境界亂了嗎？不是，我們的心亂了。如果你的心要是在大定當中，你看今天這個世界不一樣，絕對不相同。你所看的這個世界，給諸位說，還是清淨寂滅相，你幾時看到這個境界是清淨寂滅相，證明你自己解脫了，你得大自在。清淨寂滅當中，找生滅了不可得，找來去了不可得，找生死也了不可得，找凡聖也了不可得，這是一乘究竟佛法。學佛一定要立志願，取法乎上，要精進、要努力，要學最上乘。後面兩句，『汝諦思惟，無忝哀慕』，「汝」是叫著阿難以及在會的這些有學的大眾，「諦」是諦審思惟。佛絕不會辜負大家，「無忝哀慕」，學生對老師有仰慕之心，老師對學生有哀憐之意，哀慕也把師生一體的關係形之於言辭之間。

「十番顯見」到這裡是第八段，可以說經文講到這個地方，逐步接近到不二法門、接近到真實法，純真無妄。這個地方是個關節，這一關突破，境界就好了，我們今天就剛剛到了這個關節，能不能突破？能。底下文殊菩薩給大家做一個方便，文殊在大會當中代表智慧第一。下面這段經文，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下次這一段我們下個星期再講，這是到精彩的部分。這就是要發明兩種精見是非之意，就是完全跟我們講無是、無非的道理。可是這個道理確實是很深，在一般不大願意講，為什麼？怕大家發生誤會。誤會什麼？是非都沒有，撥無因果那就不得了，所以這個地方最怕是曲解。程度不到，告訴你有是有非、有善有惡。這是到最高的階段告訴你，完全講純真的，真如本性當中沒有這些東西，這是千真萬確。可是見了性才有真受用，不見性要是執著這些東西，心裡還是有是有非，並不是無是無非的境界。聽了佛說無是、無非是，心裡馬上就有一

個無是、無非是，還是有。並沒有到這個境界，自以為到這個境界，那是要吃虧，會墮落的。

就是諸佛菩薩確實證入這個境界，人家在行持上還是守戒律、還是守清規。既然無是、無非是，他為什麼還要守？這就叫大慈大悲，佛法不壞世間法，最高的境界絕不破壞幼稚園的制度，不能破壞。譬如吃飯，小朋友一定要排排坐，大人到那裡去，我也跟你排排坐，這才是對的。你要不守法，「他都不要，我也可以不要」，秩序不就亂了嗎？入那個境界就要守他的規矩，這叫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，這叫大慈大悲，諸位一定要曉得這個道理。理一定要懂，不懂怎麼樣？不懂，你固執，固執在什麼？二乘的知見。這個知見突不破，在我們大乘法裡頭不能明心見性，在念佛法門裡面講決定不能證得理一心，這個虧吃太大。要曉得，事一心與理一心，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好像差距不大，但是在西方世界差距太大。西方世界的方便有餘土要進一級到實報莊嚴土，是要費相當功力，也要相當長的時間，那個地方有很大差別。理要懂得，最高的理論要懂得，最基礎的規矩要守住，理事圓融、理事無礙。先學理事無礙，不要學事事無礙，事事無礙等到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實報莊嚴土裡面再事事無礙。實報土以下理事可以無礙，事事還做不到，事事無礙是去惹麻煩了，你自己沒有麻煩，眾生有麻煩。